奇特的莎士比亚遗嘱

汤惟杰

今年4月下旬是文豪莎士比亚的450周年诞辰，各个国家的文学艺术界少不得会有一番纪念，我国的外国文学出版重镇上海译文社新推出了10卷本的莎翁全集，较之之前的中文版莎集，此次的全部39部戏剧作品全部采用更贴近原文的诗体译文，为莎士比亚的中文读者提供了一份新的阅读体验。

当然，有一份跟莎士比亚切身相关的文档，在所有他的全集版本当中都找不到，这就是史称Will's Will（莎翁名William，昵称正好也是Will）的莎士比亚遗嘱。

说起这份遗嘱，英国人可是视同拱璧，原因何在？盖因大文豪几乎没有手迹存世，而这份遗嘱上面则保有他本人的亲笔签名（正文是律师书写的）。这份文档自从1962年被英国国家档案馆接管保存，便成了他们的镇馆之宝。这份遗嘱的最终订立日为1616年3月25日，距莎士比亚本人去世已不到一个月。他妻子、两个女儿及其夫婿、外孙女、胞妹和诸多亲朋好友，甚至“斯特拉福德的穷人”都获得了多少不等的钱财。长女苏珊娜所得尤厚，父亲把他大部分房产都归到了她名下，为的是“更好地履行和推动执行遗嘱”。

让人胸闷了几百年的，是内中涉及他妻子的条款：“我将我次好的床（my second best bed）留给妻子”，一个“次好”，登时闹得后世几代莎学家整个人都不好了，生生被分作两个阵营，一派将临终的莎士比亚描画成对家主婆极度不满，借遗嘱对其大加羞辱的刻薄老公；而另一队则声称，那张次好的床乃是当年的婚床，对莎翁夫妇意义非同寻常云云。英国的专家都在打架，我们外国人，除了作壁上观，一时也想不出更好的造型来拗。

在最后的两三年里，莎士比亚不再写作，一般认为《暴风雨》是他最后一部独立完成的剧作。他让主人公普洛斯佩罗回到米兰重主大政，而代价是放弃他多年修得的无边法力：

热闹场结束了。我们的这些演员，
我有话在先，原都是一些精灵，
现在都隐去了，变空无所有，
正像这一场幻象的虚无缥缈，
高耸入云的楼台、辉煌的宫阙；
庄严的庙宇、浩茫的大地本身；
地面的一切，也就会云散烟消，
也会像这个空洞的洋洋大观，
不留一丝的痕迹。我们就是
梦幻所用的材料，一场睡梦
环抱了短促的人生。
……（引自《暴风雨》卞之琳译本）

凭才华换一份殷实的产业，对他来说不难；构思一纸遗嘱，以期家人后代得以守成安享，他也殚精竭虑费心为之调度安排。然而，才华本身如何安顿？大约这才是最终让他无从措手的难题吧。

如何将一位不世出的文学奇才与一个勤谨富有的英国乡绅的形象统一起来，这是个难题。在我看来，美国学者格林布莱特的解释较为入情入理，在他几年前写的莎翁传记中，他将莎士比亚放弃超凡的文学才能而回归日常生活，看成是他的最后一次创作，这其中不乏屈抑，但也许成全了他为自己择定的角色。

好在，那个角色已然离去，他的作品构成了他能够留存的世界。我们幸运地“只能在他创造的人物身上找到他；因为这众多人物身上唯一的共同之处就是，只有莎士比亚才能创造出他们”（艾略特）。

从“家学”到“逃学”

李天扬

上海读者有福，上周日，叶扬先生又到上图开讲座了。

曾以为，所谓学贯中西，只是属于陈寅恪、钱锺书那一辈学人，余生也晚，只能从书里拜领如是风华。四年前，我就有幸在上图听了叶扬先生的讲座，领略了学贯中西的流风余韵。他闭目吟诵《归去来兮辞》的神采，如在目前，说为之倾倒，真不夸张。

叶先生大学读的是复旦英语文学系，又是哈佛比较文学博士，通西，顺理成章，但先生中国古典文学修养那么好、对古典诗文钻研那么精，实在令人赞叹。

叶先生生于一九四八年，他的古典文学修养，在同辈人中，实属罕见。这个，不得不说到桐城叶家的“家学”传统——先生和他的兄弟姐妹，小时候都没有在外面上过学，都是家里自己教。

提及此事，叶扬先生总说这是他的“幸运”。他四五岁的时候跟着父亲从《三字经》开始学习，接着是《论语》《孟子》《左传》和《礼记》，六七岁起跟母亲、大哥学英文。这样的中英文教学水准，大概是任何学校都没办法替代的。至于理科，叶先生认为，算术很简单，实在用不着花上六年去学，他只学了一年，考初中的时候，就拿了九十多分。那么，从小呆在家里，会不会难以适应外面的社会呢？叶先生说：“我适应得还挺快的。”

叶家的“家学”，在那个年代，也是孤例、是个案。叶先生回忆说：“当年我去静安区教育局报名考初中，以同等学历报名的，全区只有我一个，办事员也大惊小怪，觉得很难理解。”

有意思的是，隔了半个世纪之后，上海又有家长选择自己在家里教孩子。不过，报纸在报道此事时，标题是这么做的——《上海5位妈妈带孩子“逃学”》。从“家学”到“逃学”，表述的差别，显出的是底气的足与虚。其实呢，这5个孩子，“逃”的，只不过是幼儿园罢了。用几个整版报道此事的早报记者，还找到了在家里上小学的例子。这个11岁的孩子，曾经上过两所小学，但因为“教学进度太慢，孩子听一两遍就懂了，课堂上就会开小差，这就又会引来老师的批评”，于是，妈妈决定自己教。现在，母子俩都很满意。妈妈认为孩子“现在每天都很开心，保留了这个年纪应有的天真活泼，并懂得学习是为了自己掌握本领”。

当然，不管是叶扬先生的少年时代还是今天，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绝大多数的孩子，总是要到学校里上学的。我们对有家长选择自己教孩子，完全不用大惊小怪，也没必要花太多精力去讨论在家上学的坏处，因为那只是个别孩子的事。我们需要研究的应该是，为什么有家长宁可冒风险，也要“带着孩子逃学”，要研究今天的学校教育有什么弊端、能不能克服，要研究能不能把在家上学的好处引进到学校教育中来。

边看边聊

比如，叶扬先生说的“算术实在用不着花六年去学”，我就觉得很有道理，我们的低年级算术教得那么难，真的有必要吗？再比如，因材施教，是谁都懂的道理，但是，现在又有几所小学在实践这个理念呢？

如果您对这个话题感兴趣，即使错过了亲临上图讲座现场的机会，也不妨上网去找找叶扬先生的讲座视频，看一看叶氏“家学”的“教学成果”是如何了得。

敦煌手姿（白描） 胡建君

挥锄乡土里

钱国宏

假日回乡种菜，真是一件乐事。与乡间的作物们倾谈，更是一种惬意。

几年前离开乡村的老家时，老宅前有二分空地。那是我最惦念的菜园。因为菜园的缘故，无人居住的老宅我没有出卖，只为节假日自己能有机会回乡种一回菜。于是，小小的一方菜园，成为我度假的一方乐土。每逢节假日，我就搭乘小客，回到了乡下老家种菜品闲。

在熟悉的故园村巷中徜徉，身轻体健，神清目朗，与摘豆角的大嫂打声招呼，和荫下小憩的老乡逗个噱头，嘻笑间就到了家门。

进得院来，先放松了一身的紧张和疲惫，将外衣脱掉，再从屋角拿出锄头，悠哉游哉，来至菜园。

菜园不大，我却极为熟悉：从记事时起，我就在这里学着大人的样子，浇水种菜，行走嬉闹。春秋几度，我早适应了农家生活：稻菽桑麻，娴熟于心。菜园是我的第二“根据地”，一旦有空闲，我总要来这里耍弄一番，久之，我亦成半个农人——葱、蒜、倭、韭、茄、瓜、豆、芫荽，按其节令，适时播种，精于耕作，勤于水肥，故寒来暑往，时序更迭，小园不衰其翠绿，不消其芳香，不绝其生机。

菜园很讲“义气”，你精于耕作，它就勤于奉献。我每次进园，总能眼界复开，遽然一喜：呵，茄秧上又探出了紫色的花朵，豇豆又垂下了柳丝一般的果实，倭瓜胖得鼓起了“将军肚”。欣喜中，便松土，便拔草，便顺瓜藤，便理豆蔓。出一身淋漓大汗，吸几口花香水气，久居闹市而积垢胸中的沉抑与喧嚣便荡然无存，顿觉神清气爽，脑醒目明！

其间，小憩畦头，则又入一个佳境，我虽不采菊，只种菜，而心境情趣亦然。

待落日衔山，摘得瓜豆，掐得葱韭，回家炒几盘小菜，隔窗呼来一二乡邻，“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浅酌慢饮间，直抒胸臆，乡间俚语，亲切有加，脱口而出，无拘无碍。上论三皇五帝，下贬庶士黎民，千年底事，纵横舌间，英名耀千古，骂名臭万代，是非虽如麻，民间有公断。乘古人叱咤风云之英风下酒，借今人披肝沥胆之豪侠入馔，这次第，焉能区区一个“爽”字便能形容得了?!

次日醒来，复又入园，锄豆点花，浇水整垄，先摘瓜豆，再掐葱韭，整理齐备，悠然回城，一人劳顿，全家受益。

日月轮回，不减其兴，小园来去，乐趣有三：一曰身临乡土，心融自然。呼清新之风，吸灵醒之气，居踏实之地，一次入园种菜，便是一次心灵的放牧、情趣的灌青。二曰常回家园，交融邻里。身在外而不忘故土，事繁杂而不淡乡情，这是人生的一种难得阅历，更是一种偏得。三曰自种自收，趣从中来。

流一分汗，获三分收，小小菜园，令人悟得“春种秋收”、“天道酬勤”之不刊之论，真是“幸甚至哉”！亲蔬者坦坦，谋利者戚戚，古人之言，信哉诚哉！

七夕会 赏心乐事

滴水的功夫

晨光

桌子上有一本杂志，是刚刚出版的《风瀛洲》。随意翻看，在一张张精美的照片中，忽然发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这不是沈飞龙先生吗？

对于飞龙兄，我是再熟悉不过了。不光是因为我们住在同一个小区，不光是因为彼此有着同样的爱好，还因为在20年前，我们曾在一起为《崇明报》的发展作过努力。我万万没有想到，20年前的这一刻，他悄无声息地为自己作了一个决定，要写长篇小说，要走向中国作家协会的神圣殿堂。

20年过去了，今天他已经完全做到。从《东京圆梦》开始，继而是《金钱似水》，再后来是《书远堂六年记》，到最近的《回到永安》，加上其中一部小说的方言版，前后一共写了五部长篇，合计大约150万字。从而我真正相信，坚定的意志，能使一个平常的生命变得伟大。

有一次我跟他开玩笑说：“老兄不要一个人不声不响地做作家，把你的秘诀说出来听听。”他谦虚地笑笑：“哪有什么秘诀，我只是喜欢，然后天天写一点，从不间断。”说得虽然有点轻巧，但其实这是真话，所谓的秘诀也就在其中了。

凡是成功者，手里拿的都是同一把钥匙，它的名字叫做“坚韧”。

说到坚韧，我想起了10年前听过的一堂成功学训练课。老师问大家：“各位，你们在座的每个人一下子可以做多少个俯卧撑？”答案有多种多样，有的回答10个，有的回答20个，有位老兄说他一下子可以做50个。

老师又问：“如果有人说，他一下子可以做600个俯卧撑，你们认为可能吗？”同学们稍稍迟疑，但几乎又发出同一个声音：“不可能！”

只见老师脱下外套，双手撑地，摆出了一副架势。老师的动作那么娴熟、那么轻巧，那么富有节奏，那么具有力量的美感。那壮硕的四肢，强健的身躯，还有凭借那钢铁般的意志，使他一下子完成了500个俯卧撑。但终究是血肉之躯，他有点气喘吁吁了。稍稍停顿后，他又一鼓作气坚持做完了最后的100个。

原来，老师靠着每天进步一点点的信念，他终于练就了钢铁般的身躯。

其实，成功就是怀着一颗坚韧的心，始终如一地朝着同一个方向，每天进步一点点。谁能够做到，整个世界就为他让路；谁能够做到，不成功也难。

夜光杯

今宵灯谜

徐汉明

收集小麦

（影片）

昨日谜面：顾左右而言他

（四字气象用语）

谜底：云系转移

（注：云，说）

青桃菜馆

夏后翁

侄儿与朋友合伙，开了一家菜馆，取名“青桃”，请我来题联。“青”、“桃”二字，我想起典故来：“桃”，自然是陶渊明说的“桃花源”了，为人间仙境；“青”，成语有“青胜于蓝”，后来居上嘛。故曰：

青蔬应时贵知味；桃源随处宾尝鲜。

我在联中除了点明“青桃”外，还嵌入了“贵宾”二字，让大家一起共享舌尖上的快乐。

愿侄儿的生意好，能与时俱进啊！

火车的味道

唐仁发

从我记事开始，每逢年关临近，随父母去无锡乡下探亲，一般以坐火车为首选。那时代坐火车以逢站必停的慢车居多。父母的心情如何？小孩儿是不知道的，似乎也不关心，而我是非常兴奋的，简而言之一个“趣”字。

我总是抢坐靠窗的座位，顺着火车行驶方向，向窗外望去，车外的景致像拉洋片一样变换不停，我尽情地品尝这乡土气息美味。近看，村落内有炊烟袅袅，三五人群行走在田间，大片的农田、池塘、树木相得益彰，描绘出一幅美丽的水乡水彩画。细细的、潺潺的流水在缓缓地流动，好一派江南风光。江南的冬季，天空中总是有薄雾轻锁，还有一些不畏寒冷的花朵在阳光的照耀下显示出生命的力量。这在我日后浪迹塞北的黄土高原上是见不到的。一个小站到了，我总是第一个跳下，不是到站了，而是站台上那茶叶蛋、花生、瓜子的叫卖声，声声催促着我，虽然掏钱买小吃的机会不多，起码可满足视觉和听觉的享受。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笔者赴军校学习，每年一次的探亲假，从昆明返上海。那时云南和贵州间尚未通火车，必须在火车——汽车——火车的多次换乘后，方可到达上海。短短一个月的假期，单程就要一个星期，实际在家只有半个月左右。那归心如箭的心态，面对途中诸多名胜风景，如黄果树大瀑布，贵阳、桂林等都是名闻遐迩的风景胜地，全都无暇顾及。云南流传七十二怪的顺口溜，其中一怪就是“火车没有汽车快”。我算是领教了。一次火车行驶在云贵高原某上坡段，用两个火车头动力，一个在前牵引，一个在后推行，即使如此，列车员依然可以下车步行，与火车并肩前进。非亲历者，实难相信。

参加工作后，笔者在研究所从事行业调查工作，每年起码有三分之一时间出差全国各地，确是圆了走遍祖国大山名川的梦愿。可是那年代中国的铁路远远不能满足实际需求，多条线路的火车上都人满为患。

一个“挤”字说明了一切。每个车厢走廊挤满了旅客，除了上下车和上厕所的乘客，其余旅客几乎都不作移动。每到夜晚，甚至三人座位底下还会有人挤进去躺下。衣冠楚楚的男士和容貌娇艳的女士都不例外，在连日颠簸的疲惫面前，清洁、体面都得屈尊。那时火车上没有禁烟之说，满车厢的汗臭味和烟草味混杂在一起，更使人昏昏沉沉。难以忘怀的是清晨醒来，眼前都是东倒西歪，睡眼蒙眬的人群，更增加了拥挤的感觉。

又有几条高铁线路开通。说起火车，在笔者的人生历程中已经不仅是交通工具，更承载着人生的各种味道。